

东林本末

（外七种）

〔明〕吴应箕 〔清〕吴伟业 等著

明代野史丛书

北京古籍出版社



东林茶东

（一）

（二）



现代设计史话

明代野史丛书

〔明〕吴应箕 〔清〕吴伟业 等著

东林本末
(外七种)

北京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林本末(外七种)/[明]吴应箕等著. —北京:北京古籍出版社, 1999

(明代野史丛书)

ISBN 7-5300-0215-5

I. 东… II. 吴… III. 野史-中国-明代
IV. K248.0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9)第 32760 号

明代野史丛书

东林本末(外七种)

[明]吴应箕 [清]吴伟业 等著

*

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瀛洲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32 开本 10.25 印张 161 000 字

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4 000

ISBN 7-5300-0215-5/K · 81

定价: 18.00 元

总 目 录

东林本末·····	[明] 吴应箕 (1)
东林始末·····	[明] 蒋平阶 (29)
熹朝忠节死臣列传·····	[明] 吴应箕 (69)
碧血录·····	[明] 黄 煜 (87)
复社纪事·····	[清] 吴伟业 (179)
复社纪略·····	[明] 眉史氏 (191)
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 ·····	[清] 戴名世 (289)
汰存录纪辨·····	[清] 黄宗羲 (309)

东 林 本 末

目 次

东林本末序	(5)
东林本末 (上)	(7)
门户始末	(7)
东林本末 (中)	(14)
东林本末 (下)	(21)
江陵夺情	(21)
三王并封	(22)
癸巳考察	(23)
会推阁员	(24)
辛亥京察上下	(25)
三案	(27)

东林本末序

(书共六卷，存陈其年维太大史家)

东林者门户之别名也，门户者又朋党之别号。夫小人欲空人国，必加之去朋党，于是东林之名最著，而受祸为独深；要亦何负于人国哉！东林争言真伪：其真者必不负国家，伪者反至负东林。此实何欤？盖起事至五六十年，相传多失其实；于是而有伪者，亦势使然也。今之所为东林者又一变，往时欲锢之林下者，今且下及草野。夫盛世岂有党锢之事？何论朝野，亦辨其真与伪而已矣。余于是条次其本末，以使观者有所考而感焉。

贵池吴应箕

东林本末 (上)

门户始末 (始自并封，至丁巳京察，未及熙庙也。)

尝观国家之败亡，未有不兴起于小人倾君子之一事；而小人之倾君子，未有不托于朋党之一言。汉有顾、厨、俊，及唐有清流、白马之祸，宋有新法、伪学，所号为党人流及之祸，中于君子，而国运随之以亡。兴言及此，真不知贾生之流涕尽而继之以血也！然党锢之祸，其流甚烈，而其源有渐：宋之党锢极于元符，而蔡襄四贤不肖之诗已为之端；昭代之党祸极于万历丁巳，而嘉隆诸政府已开其渐。故自张凤磐（名四维）以前，溯而上之，如张太岳（名居正）、高拱（名拱）、徐存济（名阶）、严介溪（名嵩）、夏桂洲（名言），其权专，其党同伐异，显行于好恶之间，而人莫之敢议。然其局专于攻击前人，故一相败露，而为其鹰犬，为其斥逐者，一转盼而升沉互异，是以君子不久锢林泉，小人不终据要津也。自申瑶泉（时行）以后，递而下之，如王荆石（锡爵）、张洪阳

(位)、赵灏阳(贞吉)、沈蛟门(一贯)、朱金门(赓)，其术巧，其党同伐异，诡托于宫府之内，而人莫之能测。又其局专于汲引后人，故衣钵相传，而为其所庇护，所排击者，纵易地而用舍如前，是以君子竟同硕果，而小人终等延蔓也。

远不具论，试就万历间言之：当凤磐罢位，申、王当国，而许颖阳(名国)预焉，其朝议立，天潢序定，谁敢紊之？而申、王献媚，密主三王并封之说。众口争之，遂诋为党矣。后册立既定，工部主事某(张有德)请造太子仪仗，会逢圣怒，欲置之法，时申、王、许逼于公论，具疏救之。申、王又惧其忤上，遂密揭诿过于许，而不认前疏，自谓阴阳其事，神鬼莫知，不谓上竟出其密揭以塞廷议，而黄正宾以之发抄，众正纠之，又诋为党矣。

岁甲午，申、王既败，许亦致政，改赵灏阳、张淇阳当国，而沈蛟门预焉。一日，张以其私人干主铨，主铨者不听。会传旨考察铨部，四司尽罢职，众正薄之。已而辽阳有倭变，张、沈主战，赵与石星主和。和议矣，而主战者又私一总戎李如梅。会麻贵一日败倭十一阵，倭栖釜山，疲困之极，麻贵谓辽抚杨镐曰：“今日乘胜一攻，尽歼丑类矣。”时镐因如梅未到，鸣金收军，盖镐与如梅结盟，惧其不得预功耳。

诘朝，倭已结寨，如梅始到。镐欲攻之，麻贵不可，谓倭已有备，攻之必败。镐不听，引兵而进。倭用弩銃乘风迎战，镐与如梅、麻贵仅以身免，辽阳精锐尽丧于此。乃匿不以闻。独赞画兵部主事丁应泰疏其实于朝，参张淇阳、沈蛟门、杨镐等，于是淇阳与镐奉旨为民，灤阳死，而蛟门独留，其祸遂烈。乃考察丁应泰，坐以不谨，陷给事中徐观澜，几死，并诬害观澜亲家侍郎张养蒙，罢职。

已而枚卜沈龙江（名鲤）、朱金庭；朱为蛟门之私人，龙江乃圣心特眷者。于是申瑶泉贻书蛟门曰：“蓝面贼来矣，盾备之！”盖龙江居宗伯时，与瑶泉相忤，惧其衔己，欲与蛟门谋陷之；以龙江面青而黑，故谓之蓝面云。然龙江方正清操，无可齟齬。适徽商程守训等贿内，使以矿税动上，龙江揭阻之甚力，蛟门既欲联上意，又利税使馈遗。于是阉监四出，海内骚动，间有言者，而蛟门之鹰犬姚文蔚、陈治则、杨应文、钱梦皋等，承风顺旨，力为排挤矣。

其大犯公论者有二：一曰楚狱，盖自楚抚赵可怀先以家居，占人田宅，不容于乡，私奔长安，重赂蛟门，遂使可怀抚楚，嘱其曲护陈奉，到日，大失民心。已而因楚藩以假王相讐，楚王與金钱进，且赂蛟门，诸藩恶其行贿也，逾江夺之。可怀遂坐以劫掠，

不俟题请，径加惨刑，诸藩执会典争之，而百姓恨其庇陈奉，乘机杀可怀。蛟门遂坐诸藩以大辟者七，系高墙者数十，杀戮太多，輿情遂共愤。

一曰妖书，夫妖书为越人赵士桢所刻，盖归美蛟门，有功东宫，诸人不为出力献媚耳！初无他异。蛟门乃以挑激圣怒，大索京都，一欲逼死沈龙江，盖以议税矿不合也。龙江曰：“妖书果自我造，我当死于西市，决不自经。”一欲逼死郭正域，盖正域发楚送蛟门礼事，遂令兵围其第宅，下家仆于狱，正域几不保首领。行至杨村，复以快兵守之，不得去，其夫人脱簪珥令小女贸薪米以给日用。后得总漕李三才排解，众正忿其太险毒，具疏参蛟门。丙午，李三才亦疏论一贯及鯉不和，有累圣政。蛟门遂密揭逮问李三才、沈鯉、郭正域。上惊曰：“如何为一阁臣，逮一同官、一侍郎、一督臣！一贯果病耶？”故批其告病疏云：“卿既病，着俟后命。”蛟门始去位矣，然惧龙江留，必为后患，乃阴贿司礼，使撼龙江，扯之同去。又恐三才入掌总宪，发彼妖书、楚狱之失，令姻娅邵辅忠参之以去。

在蛟门之忿消矣，而蛟门之党如钱梦皋等，向赖蛟门而留，一旦蛟门归，失其所庇，惟恐辛亥之察，大不利于群小，于是以东林为纲，以淮抚秦党为目，

结成一大纲，无人不推入其中。而察前先发以自保者，则有王绍徽、郑继芳、刘国缙、金明时，南中钱策、刘时俊若而人。察后谋翻者，则有秦聚奎、朱一桂、乔应甲、徐兆魁、周永春、姚宗文、张凤彩、彭维城、孙绍吉、陶子顾、马从龙、王三善，南京王万祚、曾陈易、周达、高节若而人。所赖主铨诸贤拼却一官，力结此局，而小人之忿愈逞，君子之身愈危。

迨考选一下，元凶刘廷元、李徵仪、潘汝楨等，或借衅于汤、韩（指宾尹及敬）而浙宣合；或乘机于荆（养乔）、熊（廷弼）而楚秦合；或排击于顾（宪成）、李（三才）而三吴合。假其诗教为戎首，倚方中涵为太山，诬以四凶，诋为五鬼，屏力斥去。大臣如孙丕扬、王图、孙玮、王象乾、吴达可、翁正春、张养蒙、孙慎行、吴桂芳、叶向高、崔景荣、徐宗濬、陈荐，次第逐矣。京堂如朱吾弼、胡忻、叶茂才、朱国桢、朱世桢、郭昌、朱延禧、南师仲、朱光祚、冯上知、欧阳东凤、吴正志、金士衡、吴炯等，次第逐矣。科臣如曹于忬、李瑾、张国儒、李成名、孙振基、张键、梅之焕、麻禧、段然、熊明遇、张笃敬、韩光佑，次第逐矣。台臣如孙居相、汤北京、吴亮、彭端吾、李邦华、周起元、徐良彦、吕图南、陈一元、王时熙、马孟祯、刘若星、魏云中、张五典、

□吉人、刘兰、史学迁、荆养乔、史记事、钱春、潘之祥、宋槃、吴良辅、吴允中等，次第逐矣。部寺如孙鼎相、邹存谦、刘崇文、张凤翔、张养才、鲍应鳌、韩万象、贺煌、沈正中、李扑、涂一榛、常澄、庞时雍、刘宗周等，次第逐矣。

至丁巳、己未两察，私恶所加，不必循例，至有未任而悬坐以不谨如李炳恭者，有任不数月而妄诬以不谨如丁元荐、潘之祥者。禁锢考选六七年不下，复借名题差，阳为旋通，阴实斥逐，势孤而言不敢发，差出而发不敢尽，致有株守日久，贫病而死者，有弃之而去者。而现任台省，则一人常兼数差，俸近必升京堂，好官惟我做尽，国事听其日非，世界如此，宜虏酋一举而城堡社稷危矣！要皆起于蛟门、龙江邪正不合，成于蛟门私人畏辛亥京察清议难容，故其党必先发以倾正人，而身固其官；卒之主察者执持不阿，小人愈忿。又见南察抑正伸邪，而北察既竣，一二败群之夫，如许弘纲、涂懋衡，阳说阴施，侧身宵小。于是金壬之焰愈张，朝廷之正人不得安其位，山林之下并不能安其身，而天下之大事去矣。诗云：“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。”岂不痛哉！

乃邪正之消长，政府其本，而京察则其候也。癸巳以孙铎为冢宰，温纯为总宪，赵南星为考功，止有